

妖異奇談 · 蠱惑慾望的風鈴聲

馬來西亞某知名賭場飯店有則傳聞 —— 聽說在飯店開幕前幾個月，十來個大腹便便的孕婦被帶進飯店裡，數個月後，那些孕婦一一離開，卻個個身材苗條，且都未帶著嬰孩，奇怪的是，那些孕婦住過的房間窗口都被掛上了一串風鈴，並放置一些零食玩具。有人說，那些生下來的小孩早已全被製成小鬼，養在風鈴中，日日蠱惑房客到賭場一擲千金。

馬來西亞的雲頂高原融合了奢華與自然兩種極端，其出名的不僅是縹渺繚繞的壯闊雲海，矗立在高原之上的飯店更是盛名遠播，各種娛樂，如購物、遊樂設施應有盡有，最有名的便是它的賭場，雖然因馬來西亞信奉回教的傳統，所以賭場幾乎不會有當地人的身影，但外國觀光客卻是前仆後繼的湧入，發瘋似的享受豪賭的快感，就好像有什麼力量在將他們拉往那裡一般……

進入賭場小娛切記：

- ※盡量衣著光鮮，氣場才不會弱。
- ※保持身心狀態正常自然，否則易心煩意亂下錯注。
- ※大部分賭場以金色裝潢為主，勿著木色（如綠色）衣物，因為金剋木。
- ※見好就收，千萬別聽信耳邊那「再賭一次」的聲音……

楔子 客房裡的吊死鬼

「先生，您在嗎？您的房卡掉了。」

一名年輕的服務生正站在深幽的走廊上，按著某個房間的門鈴，他手上拿著一張金色卡片，卡片上的燙金數字 1404 在燈光下閃閃發亮。

「先生，您的房卡掉在門外了。」

服務生又按了下門鈴，因為怕影響到別間房的客人，他不敢發出太大的聲音，連門鈴都只按一下就鬆手。

「會不會到賭場去了？」服務生呢喃著，雲頂高原這裡最出名的就是賭場，許多旅客都是為了這個合法的賭場而來，整日整夜泡在賭場裡的人多不勝數，房間對他們而言，不過是個寄存行李的地方而已。

想著，服務生放棄了，打算把房卡拿回大廳櫃檯去。若是客人發現房卡不見了，勢必會去櫃檯求助的。

可就在他轉身要走的瞬間，門內傳來了聲響，似乎是有人在說話。

「什麼嘛，明明就在，竟然不理人？」服務生有些不悅，但礙於顧客至上的準則，他可不能硬按門鈴強逼客人來開門，當面質問對方憑什麼這樣耍人。

想是這麼想，他仍對門板揮舞了下拳頭，以表達心中的憤怒，而或許是太生氣的關係，沒控制好力道，他的手直接敲在了門上。

「砰！」

聲響有點大，他嚇了一跳，連忙收回手，立正站好，可奇怪的是，門被他這樣一敲，居然緩緩打開了。

「咿呀～～」

就像有股風吹開了門，門板緩緩的往內退去，房內景象一點一點的進入服務生視線裡。

門開了一半，他側耳聆聽，卻發現房內靜悄悄的，剛才還感到憤怒的服務生，這下反倒緊張起來。該不會是，發生了什麼意外吧？

他猶豫一陣，才抬手將房門慢慢推開，伴隨著「咿呀」聲，一陣冷風突然撲面而來，吹得他一陣哆嗦，這種冷得刺骨的感覺，像是突然走進大型冷凍庫裡。

「有人在嗎？先生？您在房裡嗎？」他出聲叫喚。

突然，耳邊傳來一陣嗚嗚聲，似乎是個女人在哭，更有一道白影輕輕揚起，令他嚇得退了一大步。

抬眼仔細望去，才發現原來那是被風吹起的窗簾，白紗包裹著米色的窗簾布，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異常慘白，被風帶動著一下一下的飄蕩，而傳來嗚嗚聲的地方正是半開的窗戶，山風吹進來，那聲音確實很像女人在哭。

「原來是風？嚇死我了！」

拍拍胸口，試圖讓心跳平緩下來，被嚇得不輕的服務生大步走進房間，房裡空盪盪的，有幾件衣服散落在床上，不過床鋪是平整的，被單一絲未亂；一旁的大衣櫃打開著，裡面掛有幾件衣服和外套，角落裡則擺著一只行李箱。

客人果然不在房間裡嗎？所以剛剛他聽見的聲音，應該也只是風聲吧。

「不過，怎麼門沒關好就出去了？」

雖然有些疑惑，但服務生也沒空多想了。即便門是被風吹開的，他進房也只是想確認客人的安全，可被人發現他擅自進入有人住的房間，肯定解釋不清。

於是他轉身就走，可此時又一陣冷風掠過他的耳側，令他又打了一個冷顫，回頭看了看半開的窗戶，雖然窗簾是拉上的，但此時的風已經讓它沒什麼作用了。

「今天的風好像特別冷呢。」

在這裡做好幾年了，雖然也碰上過不少大風大雨的天氣，但像今天這麼冰寒刺骨的風卻是從來沒碰過，他記得天氣預報說今天最低溫度也有十八度啊，應該不至於會這麼冷才對，不過，也可能是由於海拔高的關係吧……

服務生轉頭看了看床上被風吹動的兩件襯衫，現在還沒有到午夜，下半夜的風勢恐怕會更強，到時如果凜冽的風把什麼給吹跑了，那值班的自己又免不了有麻煩。

「算了，都已經未經許可闖入房間了，那麼就幫他把窗戶關上吧，這麼小一個細節，客人應該不會發現才對。」

點點頭，服務生幾步就走到窗前，探身去抓窗戶的把手，卻沒想到脖子後面突然被一個冰冷的東西給輕輕碰了幾下，冷冷的，癢癢的。

本能地摸了摸脖子，傳來的卻是黏乎乎的感覺，是水嗎？但是今晚並沒有下雨啊？正想著，又一道冰冷觸感貼著他摸著脖子的手背上劃過，同樣又輕又冷。

服務生渾身一顫。這分明是有人用手指輕輕劃過的感覺，可是……這房裡不是沒人嗎

難道是……

一個不好的預感從腦海裡閃過，他嚥了口口水，轉動僵硬的脖子，慢慢地側過頭——一顆人頭正懸在他的上方！

然而，與其說是懸著，不如說是垂著，因為那人吊在窗戶的金屬橫桿上，頸部呈現詭異的扭曲角度，頭顱低低的垂下來。

那鐵青色的臉上，半張著的眼睛似乎蒙著一層微黃的膜，就像一層風乾了的蛋清一樣，混沌的眼珠子斜視下方，視線正好落在他的身上。

紫色的舌頭則像一條肥碩的蟲子填滿了嘴巴，只露出一小點在嘴外，嘴角不斷滑落的噁心液體，正一滴滴落在嚇呆了的服務生臉上。

服務生的眼睛驚恐得越睜越大，越睜越大……

「哇——」

發出淒厲的慘叫，服務生奪門而逃，淒冷的風從半開的窗戶瘋狂灌入，將窗簾吹得不停翻飛，並一點一點地將吊在窗架上的「人」包裹起來。

「這裡……這裡！」

那臉色蒼白的服務生正躲在夜間值班經理身後，顫抖的手指著客房，上下顎猛打架，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。

此時夜間值班經理還帶著一臉睡意，肥碩的雙頰上有紅紅的壓痕，嘴角還有口水殘留。

「你能不能把舌頭擺正，把話說清楚一點，」抬手抹了抹嘴邊，夜間值班經理看著半開的房門，「什麼死不死的，什麼屍體？我看你是見鬼了！」

「真的！我真的看到了屍……」

服務生剛想大聲反駁，沒想到夜間值班經理的速度更快，話還沒有說完已經被他捂住了嘴巴，嗚嗚地出不了聲。

「找死啊你！要是打擾到別的客人，你就完了！」

鬆開手的夜間值班經理一拳捶在服務生腦袋上，跟著白了他一眼，抬手推開房門，大步走進房間，在裡頭轉了一圈後，皺起眉頭、扭腰轉過身來怒視著服務生。

「你這小子是不是沒睡醒什麼有客人自殺？你找給我看看！」

「是真的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經理，就在……就在你身後的窗簾後面……」服務生顫抖地抬手指向被風吹得微微飄動的窗簾，一張臉白得跟紙一樣。

「你要是撒謊騙我，就把你這個月獎金扣光！」

夜間值班經理一邊忿忿地抱怨，一邊抓住窗簾，大手一揚，服務生連「不要」二字都來不及說，窗簾已「唰」的一聲，直接被拉到窗邊。

透明的玻璃外一片黑漆漆的，半空中掛著的一彎新月灑下有些慘白的光，隱約能見到起伏的山巒，風嗚嗚地吹著，從窗隙中爭先恐後擠入房間，帶來一絲雨水的氣息。

「有個屁啊！」夜間值班經理火氣上湧。房間就這麼大，浴室他也看過了，啥都沒有，何況是吊死的人，這屋裡連隻耗子都沒有。

「怎麼會……我真的有看見啊……」服務生伸出欲阻止經理的手還懸在半空中，

這會，他不禁怔住了，懷疑起自己來。剛才所見，該不會只是幻覺吧？

「給你萬用卡可不是讓你私自開客人房間的，交出來！」夜間值班經理怒氣沖沖地衝到服務生身邊，狠狠瞪他，並伸出手，等服務生顫抖著交出房卡後一把奪過，順勢用萬用卡猛拍他的額頭，「這個月的獎金你想都不用想了。」

說完，不等服務生反應過來，夜間值班經理已經大步向門口走去，經過電視櫃的時候，餘光掃到一旁放著一個圓形的綠色東西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枚賭場用的百元籌碼。

視線四下掃了掃，屬下還在對著窗戶發呆，這裡又沒有其他人，於是夜間值班經理挪了幾步靠近電視櫃，手微微一掃，那個賭場籌碼便順利地收入囊中。

他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，看了看身後還在發呆的服務生，不禁怒氣又起。都怪這傢伙，害得自己的好夢被吵醒，他得趕緊回去睡個回籠覺，年紀大了，睡眠不充足身體可吃不消。

「你還在發什麼呆！還不快走？」夜間值班經理大步走出房間。

「經理，我沒有擅自開門啊，是門自己打開的……」這才反應過來的服務生轉過頭時，經理的身影早已經消失在門外了，回頭看了看空盪盪的窗邊。難道剛的一切真的都是他的幻覺？

「咿……咿……」

窗邊傳來一陣詭異聲響，像是有什麼重物懸掛在金屬橫桿上晃動，服務生抬起頭，只見窗邊空無一物，但金屬橫桿的中間部分卻微微下墜。

他呆呆地看著那裡，雙腿忍不住顫抖起來。

「咿……咿……」

第一章 詭異的敲牆聲響

筆尖行雲流水的滑過白紙，姿態優雅得如同是在畫素描般，纖細修長的手不時翻看一下手邊的照片，那是精心挑選且特地沖洗出來的照片—純白色的建築配上藍色的海洋，高超的攝影技巧將海面上波光粼粼的美景完美的記錄下來。

沙恩嫚看了一眼，嘴角微微勾起，隻手托著下巴，握著筆的手又一次輕舞起來，筆尖再次演奏起柔美的沙沙聲。

柔和的陽光透過車窗落在她長長的睫毛上，她褐色的眸子正專注在紙張上，在現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還用筆來記錄的人實屬非常少見，但她喜歡這樣的感覺。身為一個職業的旅遊撰稿人，在她將興趣變為工作之後，這是她最後保留屬於自己的特色，她的字體娟秀，只要見到的人無不稱讚，在完成稿件之後再掃描發到部落格上，每次的點擊率都會破萬，當然，這與她美女作家的身份不無關係。

剛從希臘旅遊回來的沙恩嫚，還來不及休息便馬不停蹄地趕往馬來西亞，這一次她是應一本旅遊雜誌的委託，寫一篇關於馬來西亞雲頂高原的旅遊介紹，這種以賭場為賣點的景點她一向不感興趣，不過這一次，她確實破例了。

在最後劃下句號，她停筆，用手邊的 iPad 拍下剛寫好的稿子和排版好的照片傳到部落格上，這個希臘遊記算是告一段落。

沙恩嫚抬起頭來看了看身邊睡得正熟的好友劉依潔。兩個深深的黑眼圈像暈開的

眼影似的緊貼在她眼袋上，活像隻熊貓呢！令她忍不住竊笑。

不過……這也難怪，小潔失戀了，這半個月來可說是每天以淚洗面，連聲音都哭啞了，睡也睡不好，幾乎每晚失眠，氣色怎麼可能會好？

所以，這也是她在沒有休息的情況下願意接下這個邀稿的原因，她們這一次的行程，全程的費用都由雜誌社出，她剛好藉這個機會把小潔帶出國散散心。

馬來西亞懂華語的人不少，著名的觀光景點更是幾乎中英文都能通，所以小潔到這裡也不用擔心語言不通。加上換個環境，避免睹物思人，看能不能讓她的心情好一些，不然再這樣下去，恐怕會悶出病來。

平板電腦發出聲音，跳出上傳成功的訊息，沙恩嫚才把注意力轉回部落格上，剛確定發出的稿子沒有問題，劉依潔突然動了動，她趕緊轉過頭去查看。

只見好友雙眼依舊緊閉，一雙睫毛微微顫動，眉頭蹙起，似乎睡得不是很安穩。輕輕地歎了口氣，沙恩嫚將蓋在劉依潔身上的衣服拉好，心中暗暗祈禱好友能趕快走出情傷。要是小潔一直這樣悶悶不樂，別說工作了，連正常生活都沒辦法。想著，她轉過頭去看著車窗外，一片鬱鬱蔥蔥，車子在山路上已經開了一陣子，想必應該快要抵達山腰了，只是蜿蜒的山路不像有盡頭似的，扭曲地趴在山體上。雖然她對這次旅行沒有多少期待，但看慣了藍色的大海之後欣賞一下溫暖的綠色，倒是另外一種不錯的感受，而且這裡的空氣十分清新，讓許久沒有做森林浴的她，上車後就將窗子拉開一個小縫，好好享受一下山林中的芬多精。

就在她抬起手打算看錶的時候，車子的速度漸漸放慢了，安靜的車廂立刻騷動起來，有些心急的乘客已經從椅子上站起來試圖眺望前面的建築。

沙恩嫚側身靠著車窗向前望去，只見一棟高大的水泥建築赫然立在道路的盡頭，如同一座碉堡。

「嗯……」

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越來越明顯的騷動驚醒，劉依潔揉了揉眼睛直起身子，滿臉的睡意。

「我們……是要到了嗎？」

「嗯。」沙恩嫚將平板電腦放進背包裡，稍稍整理了一下。

車子的速度越來越慢，最終停了下來，司機打開車門讓雀躍的乘客們一個一個下車，她也拉著好友跟著人流下了車，走向那個水泥建築。

「從這裡開始要坐纜車上山頂。」沙恩嫚拿出相機拍了幾張照片，然後再度拉著好友走進行人通道。

「還要坐纜車啊！」劉依潔的臉上露出小小的期待。

「是啊，坐纜車比較節省時間，而且也是不錯的體驗，聽說景色很漂亮。」沙恩嫚笑著對她說。

她們走到纜車月臺，一個一個空的車廂正順著纜繩駛入，將票交到工作人員手中後，兩人就進入一個無人的車廂，迅速拉上車門。纜車在緩緩爬行了一段路後，駛出月臺的瞬間，纜車突然加速，順著纜繩開始爬向遙遠的山頂。

「哇！」

劉依潔趴在玻璃上看著底下蔥綠色的山林，樹木的尖頂在自己的腳下隨風搖曳著，起初還能看清樹枝，但很快就只能看到模糊的樹頂了，她瞪大了眼睛看著一片翠綠的美景，像個孩子似的興奮。

「好高啊！好高啊……」她輕點著玻璃，高興得手舞足蹈，「沙沙，我好像看到松鼠了欸，好可愛喔！」

「是嗎？小潔……妳可不可以坐好，不要亂動，這樣很危險的。」此時沙恩嫚正縮在座位中間，身體有些僵硬得靠在身後的玻璃上。

「啊？我忘了，沙沙妳有懼高症呢。」劉依潔趕緊坐到座位上，免得自己誇張的動作又讓纜車晃個不停。

「其實，只要是穩定的地面我是沒關係的，這麼晃來晃去的實在讓人很沒安全感。」沙恩嫚有些尷尬地笑了笑，說話間，一陣山風呼嘯而過，吹得纜車又一陣猛烈晃動，一下子讓她的臉色刷地白了。

「沙沙，妳沒事吧？」劉依潔趕緊握住她有些發冷的手，皺起眉頭、嘟起嘴，「真想不通，妳這樣還能坐飛機飛來飛去的。」

「飛機不會這麼晃，而且至少飛機不會讓我這麼明顯感覺到自己是浮在空中的……」沙恩嫚苦笑一下，看向好友，卻被她身後一道金色的光給吸引了注意力。如綠色地毯的林木延伸向遠方，灰色的都市建築如同一塊鋪開的棋盤，與灰藍色的天連接在一起，橙色的太陽懸在地平線上，微微散發出金紅色的光，好似鑲嵌在一塊雕刻精美銀壁上的瑪瑙一般，讓人不禁驚歎，沙恩嫚本能地取出相機記錄下這難得的美景。

「好美啊。」劉依潔也不禁發出讚歎，然後轉過頭看向纜車行進的方向，這一看卻讓她張大了嘴巴，「這……這是什麼？」

聞言，沙恩嫚轉過頭去，只見遠處的山頂上隱約顯現出數棟大型建築，但因霧氣濃重，根本就無法看清楚原有的景象，纜繩的盡頭就延伸到霧氣中，乍看還以為是伏在雲海上的海市蜃樓。

「那就是雲頂啊。」說著，她手中的相機已經喀嚓喀嚓地連拍了數張，「本來這個時間應該不會出現雲海的，不過這兩天有大雨，應該是空氣濕度夠，才讓雲霧形成的。」

「難怪叫雲頂呢。」劉依潔一個勁地點頭，似乎很喜歡這樣的景觀。

轉眼間，纜車已經駛進了雲海之中，很快的，又一棟水泥建築出現在不遠處，張著黑洞洞的嘴，等著纜車緩緩駛入。

在纜車的速度降下來之後，工作人員便上前將車門打開，她們趕緊跳下纜車，然後根據指示牌一路走出月臺，才下了樓梯，喧囂之聲便闖入她們的耳中，滿是商店的通道儼然讓人有種進了大型商場的錯覺。

眼前絡繹不絕的遊客和琳琅滿目的商品，如果不說，沒人會意識到自己正身處在高山之頂。

「哇塞，這麼熱鬧！」劉依潔睜大眼睛看著周遭的一切。

「當然，這裡全年氣候宜人，可是很有名的度假聖地呢，這裡什麼都有，室外和

室內的遊樂園、複合式商場、劇場，甚至還有高爾夫球場，都是全年營業，還有馬來西亞唯一合法的賭場，妳可不要自己一個人亂跑啊，這裡可是大得嚇人呢。」「嗯嗯！」劉依潔一個勁地點頭。

根據旅遊指南手冊，沙恩嫚很快就找到她們下榻的飯店，因為雜誌社已經為她們預訂好了房間，櫃檯很快就為兩人辦理好入住的手續。

她拿出手機發了簡訊給雜誌社的編輯報平安，劉依潔則打量起美輪美奐的大廳。闔上手機皮套，沙恩嫚回頭看了看身後的行李，從進來大廳開始，這兩件大大的行李箱就立在她們身後，看著大廳裡人來人往的忙碌身影，她皺起眉頭。飯店該不會要讓她們自己拖著行李去找房間吧。

「請問……」她抬頭想要向櫃檯人員詢問，可是忙碌的櫃檯人員似乎有接不完的電話，忙到連回答客人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。

一旁的劉依潔聳了聳肩，意思是只能靠自己嘍。「算了啦，反正有電梯可以搭，我們就自己拖行李吧。」

於是兩人回過身想要去拖行李，卻發現原本應該在那裡的兩個行李箱不見了，抬起頭才發現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已經有一名服務生將兩人的行李放在金色行李推車上。

那服務生有一張略顯稚嫩的臉，臉上掛著職業的笑容，露出整齊而潔白的牙齒，相當好看。

「兩位小姐請這邊走。」服務生指了指遠處的電梯，跟著就推著行李架朝電梯的方向走去。

沙恩嫚點了點頭，示意劉依潔先跟服務生去搭電梯，她留下來等拿房卡，這時身後恰好傳來了櫃檯人員的叫喚，「沙恩嫚小姐。」

於是她對劉依潔揮揮手，要她先過去電梯那邊沒關係，自己回頭往櫃檯靠近。

「不好意思，今天有幾個大型的旅行團入住，有點忙昏頭了。」

櫃檯小姐一臉歉意的笑了笑，略顯乾燥的嘴唇看得出她忙得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。

她將兩本證件和兩張房卡推到沙恩嫚面前，恭敬地說道：「這是兩位的證件和房卡，請收好，需要為妳叫服務生幫妳們把行李送到房間嗎？」

將證件收好的沙恩嫚搖了搖頭，「不用了，已經有服務生替我們送行李了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」櫃檯小姐探了探頭朝電梯的方向望了一眼，動了動嘴似乎還想說什麼。

可就在這個時候，大門處又湧進了一大群人。

「對了，明天晚上二樓的宴會廳將舉行熱鬧的舞會，若有需要，可以到專門的禮服出租店去看看，當然，不用特地打扮也是可以參加的，那麼，就祝妳住宿的這幾天順心愉快，有什麼問題或需要的服務，都可以打電話到櫃檯來。」

櫃檯小姐用俐落清晰的中文說完後，露出微笑，便側頭看向走到櫃檯前的一名導遊。

那人一臉疲憊地舉著小旗子，把厚厚一疊證件擲到櫃檯上，本就忙碌的幾個櫃檯

人員一看，連忙分配工作，迅速將那大堆的證件攤開，開始在電腦鍵盤上敲個不停。

看來又要忙一陣子了呢，這種熱門景點的飯店，就算人手再多，遇到了旅遊旺季，還是都會忙不過來的。沙恩嫚在那群黑壓壓的人群來到櫃檯之前，連忙逃似的跑向正緩緩開啟的電梯。

在服務生的帶領下，兩人進了電梯，很快就到達了她們房間的樓層，通過狹長的走廊，幸運的是，與走廊相比房間還算寬敞，房裡的裝潢豪華而不失溫馨，對於這樣的安排沙恩嫚露出滿意的微笑。

讓服務生將行李放到角落，她從皮夾裡拿出小費以示感謝。收過小費的服務生一手將錢塞進口袋，突然一個箭步衝到她面前，捧起她的手，露出他那兩顆有點像某種齧齒類動物的門牙，笑得燦爛。

「我叫馬賽，有任何需要的話都可以跟我說。」

「哦……好……」沙恩嫚一個勁地向後仰，直到她的腰已經痠痛得支撐不住，服務生才終於收回他灼熱的目光，在千叮萬囑之後依依不捨地離去。

隨著關門聲響起，她才吐了口長氣，揉揉痠痛的腰，一臉無奈道：「這服務……也太熱情了吧？」

「這已經不是服務的範疇了，」劉依潔一邊竊笑一邊整理自己的行李，「簡直就像是妳的粉絲一樣呢。」

「別開玩笑了。」沙恩嫚快速收起皮夾，將筆電、相機一一擺放在桌子上，儼然一副準備開始工作的架式。

「不是吧，妳打算現在開始工作？」剛從行李箱拿出來的衣服還在手裡，劉依潔吃驚的看著她，「妳真的是超級工作狂耶，都不需要休息的嗎？」

「寫遊記最注重的就是當下感受，我習慣把它在第一時間就記錄下來，這樣才真實。」沙恩嫚笑著坐到椅子上，打開了筆電的電源。

「唉，隨妳吧，那我先去洗澡嘍。」馬來西亞是熱帶國家，一下飛機她就感受到了這個國家的「熱情」，讓她滿身是汗，幸好高原上氣候宜人，否則她可受不了。

「嗯。」

劉依潔關上浴室的門後，很快的，嘩啦啦的水聲從浴室裡傳了出來。

看著已經開機完成的筆電螢幕，沙恩嫚托著腮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，她正在回憶一路過來的景色，然後整理起剛傳入電腦的照片。

「嗚嗚……」

沒來由的，一陣涼意從她頸後掠過，她下意識縮了縮脖子，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她摩挲了下脖子，想驅除那詭異的冷意，可脖子上密密麻麻的雞皮疙瘩似乎沒有要消下去的意思。

「嗚嗚……」

又是一陣風聲，吹動了白色的窗簾，如同衣袖般，迅速從書桌旁掃過，將桌上放著的一疊稿紙撥到了地上，她趕緊俯身將稿紙收攏，生怕少了一張。

「咚咚咚……」

就在她忙於撿起散落一地的稿紙時，身旁的牆壁忽然傳來一陣敲打聲，就好像隔壁有個頑皮的孩子正在用腳踢牆般，傳來一聲聲悶響。

沙恩嫚沒有理會，繼續手邊的動作。

「咚咚咚！」

又是一陣敲打，而且似乎比剛才更加用力了，她抬起頭看著牆壁，牆白皙得沒有一絲污痕，卻因為傳來的那股聲音，在她眼中顯得有些惹人厭。

「咚咚咚！」就在她還盯著牆壁時，牆的那一邊又持續傳來了敲擊聲。

認為是小孩子的惡作劇，沙恩嫚只沒好氣地撇撇嘴，趕緊攏了攏手上的稿紙起身放回桌上，然後坐回椅子上，戴上耳機，聽著熟悉的音樂重新尋找寫作的感覺。

「咚咚咚……」

原本以為戴上耳機就可以隔絕噪音的沙恩嫚怎麼也沒想到，隔壁的孩子玩得更起勁了，除了不停踢牆的聲音，甚至還有說話聲。

只是隔著耳機傳入耳朵的聲音減弱成了耳語一般，窸窸窣窣的，配合著時不時傳來的踹牆聲，將她的思緒攬得一團亂！

「有沒有搞錯啊」

她狠狠地摘下耳機砸在桌子上，驀地起身，飛快衝向房門，恰巧此時劉依潔打開了浴室的門。

「怎麼了？」劉依潔正擦著還在滴水的頭髮從浴室裡走出來，身上只著一件白色浴袍。

「去抗議！」沒頭沒腦地丟下一句話，沙恩嫚已經抓著房卡奪門而出。

「叮咚！叮咚叮咚叮咚……」

沙恩嫚火大地按想隔壁房間的門鈴，她要肇事者也試試自己受到的「摧殘」。

「叮咚！叮咚！」

也不知道是按了幾下，一直緊閉的房門終於打開了，門後探出一顆頭，那人有著一頭金髮，眼睛是迷人的海水藍，那柔順的金髮正在滴著水，長長的睫毛眨了兩下，一臉詫異地看著她。

看著如同是從某部好萊塢大片裡走出的超級巨星，沙恩嫚只覺得自己都快眼冒愛心了。

好帥！

一臉驚豔的她愣愣地反應不過來，手指還擋在門鈴上。

金髮帥哥也直勾勾的看著她，上下打量了一陣，將門拉開一些，但卻一直沒有開口。

「Would you please be quiet? Don't……」終於回過神的沙恩嫚幾乎是脫口而出，雖然語氣有點沒禮貌，可是比起不斷發出騷擾人的噪音來，就算對方是個大帥哥也不可原諒。

「What？」金髮帥哥挑了挑眉毛，一臉的莫名其妙。

難道這個老外聽不懂英語？或者他是法國人、俄羅斯人？嗯……沙恩嫚清了清嗓

子，正打算用她不怎麼熟練的法語再要求一邊，卻見到一隻古銅色的手臂搭上金髮帥哥的肩，接著，另一個跟金髮帥哥差不多高大的男人也出現在了門口。

那稜角分明的臉有股神祕感，微捲的黑髮將他古銅色的肌膚襯得陽光性感，與旁邊這個金髮碧眼、皮膚雪白的外國帥哥形成強烈對比的同時，又顯得相得益彰。兩張帥得不相上下的臉讓她幾乎忘了要呼吸，不過，這張後來出現的臉怎麼看都覺得有點眼熟。

「沙恩嫚？恩嫚！」

當聽到自己的名字從那雙薄唇中吐出的時候，沙恩嫚仔細看著那人的臉，腦海中突然跳出了一個她刻意遺忘的名字。

「黎迪爾」她嘴唇微顫。

黎迪爾和她在大學時當過一年的同學，他做為交換學生從印度知名的大學來到他們學校讀書。黎迪爾是個混血兒，有四分之一的印度血統，四分之一的美國血統，四分之一的俄羅斯血統和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。

這個超級混血的帥哥，除了那張讓人一眼便無法忘記的英俊臉龐之外，還有令人稱羨的超高智商，和無往不利的男性魅力，當時在學校引起不小的轟動，他回國的時候全校女生萬人空巷的壯觀景象，至今還無人能及。

只是，因為某種原因，她已經將這個人封鎖在記憶深處，卻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在異國與他相遇。

「沒想到妳還記得我。」黎迪爾笑得很開心，咧嘴露出整齊而雪白的牙齒。

「是啊，有多久沒見了？四年？還是五年？」沙恩嫚僵硬的扯動嘴角，微笑地附和，在這裡遇見老同學的「驚喜」讓她還有些回不過神來。

「是四年七個月又零三天。」他接得很快。

「你朋友？」

一直沒有開口的金髮帥哥突然蹦出字正腔圓的中文，這讓沙恩嫚吃了一驚，他那頭金髮和藍眼珠，讓人難免先入為主的認為他應該不會說中文的。

「嗯，大學同學。」黎迪爾點點頭，「我來介紹一下，這是沙恩嫚，她是知名的旅遊部落客，而這位是我的朋友 Nicholas，我們一起來度假，別看他是比利時人，他的國語可是很標準的。」

「嗯，我聽出來了……」沙恩嫚點點頭，有些恍惚。他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呢，和一般人遇到了老朋友一樣驚訝且欣喜，看來他早就不記得當時的事了……自己又為何耿耿於懷？

「恩嫚、恩嫚？」看她終於看向自己，黎迪爾才問道：「對了，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啊，接受了旅遊雜誌的委託來這裡體驗……」沙恩嫚以為他是在問自己怎麼會在馬來西亞。

「不，我不是說這個，我是說妳……來敲我們的房門有什麼事？」

「啊，差點忘記了！」沙恩嫚一拍額頭，強迫自己將注意力放到剛才受到的騷擾上，「你們有帶小孩嗎？我是想來請你們安靜一點，不要一直敲牆，我就住在你們隔壁房間，那聲音很吵，我都無法思考了。」

「小孩？」黎迪爾詫異的看著她，「你不覺得兩個大男人帶著一個孩子一起度假很奇怪嗎？」

確實是有點奇怪……沙恩嫚一邊點頭一邊想。「那聲音是怎麼回事？是你們兩個弄出來的？」

話一說完，她腦子裡忍不住浮現某些十八禁的畫面，兩個大帥哥一起度假，同住一個房間，私語聲和重複的撞擊聲，是誰把誰壓在牆上……

打住！天啊，她在想什麼呢？沙恩嫚連忙拍拍自己的臉，渾然不覺兩位帥哥看她的眼神更加詭異了。

「我不明白妳說的聲音是什麼，我們一直在房間裡，可是都沒聽到什麼撞擊聲啊，」黎迪爾搖了搖頭，跟著身子往旁邊一退，「不相信的話，妳可以進房間看看，找找是什麼東西引起的噪音。」

「這……」面對突如其來的邀請，沙恩嫚有些猶豫。雖說是認識的人，但一個女人貿然進入兩個男人的房間，總覺得有些……尷尬。

「沒關係，進來看看吧。」似乎是看出了她的猶豫，黎迪爾溫柔地露出微笑，抬手做了個請的姿勢。

而一旁的 Nicholas 則將門打開，雖然他臉上並沒有歡迎的意思，不過似乎礙於黎迪爾都這麼說了，他只能無奈配合。

這種情況下，沙恩嫚似乎已經沒有拒絕的餘地，於是只能硬著頭皮進了房間。這間客房的裝潢和家具的佈置與她們住的房間是一模一樣的，甚至連方向都一樣，不同的是，他們這裡，床邊靠牆的位置放著一個大衣櫃，而衣櫃的牆後，就是她們房間的書桌。

理論上，她聽到的聲音應該就是從這個位置發出來的，只不過，會有人無聊到跑進衣櫃裡去敲打嗎？更何況，那個聲音明明就像直接打在牆體上那般沉重……

沙恩嫚看著比她還高的大衣櫃，頭皮忍不住發麻。

「怎麼樣？有什麼發現嗎？」見她沉默著，Nicholas 笑得有那麼一絲得意，似乎他還在為自己被打擾一事有些生氣。

「沒有。」她尷尬地搖了搖頭。

「妳聽到的聲音是從這裡發出來的？」黎迪爾站在大衣櫃旁上下打量，跟著又將放在衣櫃裡的旅行箱拿出來，確定裡面沒什麼多餘的東西後，才道：「我想應該是有什麼誤會。」

都把衣櫃搬空了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恐怕真的是……沙恩嫚笑得更尷尬了，「那個，不好意思打擾你們了，可能是我聽錯了。」

「當然是妳聽錯了。」Nicholas 臉上雖然是帶著笑意，但聲音卻有些冷。

「那個，真的很抱歉，」她露出一個歉意的笑容，「那麼我先回去了，不好意思。」沙恩嫚轉身走向門口，黎迪爾卻出聲叫住了她。

「等一下！」幾步趕到她面前，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，「那個……我可以請妳喝一杯嗎？我們很久沒見面了。」

「現在？」沙恩嫚有些遲疑，不曉得該用什麼理由拒絕，忽然，她抬手看了看錶，

「太晚了，而且我手邊還有東西要忙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黎迪爾的臉上露出一絲失望，「那明天呢？聽說這裡的遊樂園很有趣，明天跟我們一起玩吧！」

「其實我這趟來是為了工作，應雜誌社邀稿……」她露出一絲苦笑，抬眼偷偷瞄了他一眼，卻發現失望再次爬上他那張俊美的臉龐，令她突然覺得心一緊，猶如被一隻手牢牢抓住一樣，他的表情讓她莫名產生了一股罪惡感。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還有一位朋友……」

沙恩嫚說得支支吾吾的，小心觀察黎迪爾的表情。

「是女生嗎？那就一起啊。」Nicholas 幾步走到黎迪爾身邊，將手搭到他的肩膀上，用力按了一下，「人多才好玩，不是嗎？」

「對！」黎迪爾抬頭笑了笑，那笑容燦爛得讓人捨不得移開視線。「是什麼樣的朋友，可以介紹我們認識吧，對方應該不介意和我們一起玩吧？」

「一起……嗎？」

她很想拒絕，可是又覺得自己不能這麼自私，因為這也許是個「治癒」好友的機會，沒有什麼比一段新的戀情更能療癒失戀之痛了，當然，就算沒有發展的可能性，有兩位帥哥做免費的護花使者也是好的。

雖然她對 Nicholas 並不瞭解，不過黎迪爾的紳士風度當年在大學裡可是出了名的，有這樣一位男士相伴，相信沒有一個女人會捨得拒絕。

「好吧，我回去和小潔說一下。你還記得依潔吧？」她看向黎迪爾。

「當然，是恩嫚妳的好朋友。」

他喚她恩嫚的語氣還是那麼熟悉和親暱，似乎他們之間不存在那幾年的間隔。

意識到自己又失神了，她眨了眨眼，再度擠出一個笑容，才緩緩開口道：「那明天早上九點在餐廳見吧。」

「明早見。」

第二章 暗中延燒的妒火

回到自己的房間，沙恩嫚聽到電視裡傳來自己聽不懂的語言。

「怎麼去了這麼久？」見她回來了，劉依潔便放下手上的遙控器，將頭轉向她。

「碰到了熟人。」沙恩嫚將門關上，走到床邊，在她身邊坐下。

「在這裡碰到熟人？」劉依潔睜起眼睛細細打量起她來，末了詭異一笑，「妳不要告訴我那種羅曼史小說裡才會出現的情節，什麼碰到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或是同學……」

「確實是我們大學的同學，妳也認識。」她實在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。

「我也認識？」劉依潔歪著腦袋想了想，「誰？」

「黎迪爾。」沙恩嫚扯動嘴角。

「什麼？是那個黎迪爾？」劉依潔有些激動，「和妳很好的……」說著，突然捂住嘴，偷偷看了她一眼。

看到好友的反應，她試圖露出一個正常點的笑容，「而且這次是買一送一哦。」

「什麼買一送一？」劉依潔一頭霧水。

「黎迪爾是跟一個朋友一起來的。」說完，沙恩嫚起身走到書桌前收拾起桌子，「他們就住在我們隔壁。」

「啊，真的假的，就在隔壁？」劉依潔一臉的難以置信。

「對，」她點點頭，「黎迪爾的朋友是個外國人，長得很帥，和黎迪爾有得拚喔，重點是……他中文說得很好。」

「真的」劉依潔觀察好友的表情，見她神色沒有不對勁，眼睛開始發起光來，說著，一下從床上跳起來，一把抓起她的手腕，「走走走！」

「幹麼？」沙恩嫚愣愣地看著她。

「去和他們打聲招呼啊，」她一副很期待的樣子，「明天是不是要一起玩？而且我和黎迪爾也那麼久沒見了。」

「等等，妳冷靜一下啦，」沙恩嫚趕緊把手收回來，「小姐，現在是什麼時間了，人家也要休息啊，剛才我過去是因為隔壁一直傳來噪音，我才過去抗議的，已經打擾到人家了，現在妳再過去，說不定會讓對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呢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聽她這麼說，劉依潔立刻失望地垂下眼睫。

「早知道妳會露出這種可憐小狗的表情！」沙恩嫚歎了口氣，搖搖頭，「明天啦，我已經和他們約好明天一早一起活動，到時候妳不就能見到了？」

「真的」一聽這話，劉依潔的眼睛又開始發光了，「好期待哦～～」

「期待就早點休息，我和他們約了九點，一起吃早餐。睡眠充足才能讓肌膚保持最佳狀態，氣色也會好……」她的話剛說完，一抬頭卻發現好友已經鑽進被子裡，只留下一隻手在外面揮了揮。

沙恩嫚無奈的笑了笑，將桌子上的東西整理妥當之後，趕緊去沖了個澡，把一天的疲憊都洗刷掉後，才終於爬上床。

看了看錶，已經超過十二點了，此時她才感覺到自己的腿微微有些脹痛，而隔壁床的小潔早已經發出了輕輕的鼾聲。

雖然常常旅行，但她還是會認床，所以每到一個新地方她都得花時間適應環境，雖然身體很累，腦袋卻混混沌沌睡不著，整個人好像飄在雲層上一樣，好像睡著了，又好像醒著，眼前是一片黑暗，耳朵卻變得敏銳起來。

就比如現在。

沙恩嫚聽到輕輕的抽泣聲從劉依潔那邊傳來。雖然白天的時候竭力表現得很正常一樣，甚至比以往更活潑，可是她知道，這只是小潔隱藏傷心，不想讓自己擔心的假象。

交往了三年，原本論及婚嫁的男友突然要分手，也不管她如何乞求，單方面的分手後，就迅速跟別的女人結婚，而且事先一點徵兆都沒有。

小潔在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時，驚得連哭都哭不出來，整個人渾渾噩噩發了好幾天的呆。

她知道，這遠比一下就崩潰而哭出來的情況要嚴重得多，很多年以前，自己也體會過這種感覺，沒有一滴眼淚，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樣，疼得都沒有了感覺。

但現在她雖然擔心，安慰卻是沒用的，就讓時間和這趟旅程好好地替小潔療傷吧。

而黎迪爾，就是多年不見的同學，就是這樣而已……

從半夢半醒中徹底醒來的時候，沙恩嫚耳邊傳來一陣陣清脆的風鈴聲，她抬手擋住肆無忌憚灑在臉上的金色光芒，這才發現一個模糊的身影此時正站在自己床邊。

「還不起床？」

隨著熟悉的聲音響起，她感到自己身上的被子被猛地掀起，跟著幾件衣服劈頭蓋臉地罩了下來，令她眼前一黑。

「知道了啦……」懶懶地從床上爬起來，沙恩嫚只覺得腦袋昏昏沉沉的，典型的沒有睡好的結果。

她挑了要穿的衣服換上後，懶懶地走進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臉，冰涼涼的感覺讓她整個人清醒不少，而等到她刷完牙、梳洗好，才一邊用毛巾擦著臉，一邊走出浴室。

這時，劉依潔已經端坐在梳妝檯前開始打扮自己，沙恩嫚注意到她今天特地穿了新買的洋裝，配上精心搭配的妝容，十足像個美麗的洋娃娃。

「妳就這樣出去？」劉依潔轉過頭，鄙視了她一下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低頭看了看自己，長版的白底美式塗鴉T恤，外加湖水綠內搭褲，很休閒的打扮，舒適又適合活動，當然跟小潔比起來，她是很低調樸素啦。

「對方可是……」劉依潔欲言又止，半晌，她咂咂嘴，「算了，妳就喜歡這樣穿，反正妳放上部落格的風景照片妳也沒入鏡，不用在乎別人的眼光。」

「我又不是明星，人家要看的是我的感受和推薦，又不是要看我，這樣穿很舒服又自在咩。」說著，沙恩嫚將頭髮繫成馬尾，再揹了個皮製後背包，很有青春活力。

「那好歹也化個底妝嘛，男人都是視覺的動物，說什麼喜歡天然美女，但目光還不是都被精心打扮的女人吸引過去。」劉依潔放下了唇彩，仔仔細細對著鏡子又檢查了一遍，方才滿意的站起身。

「我本來就不愛化妝，再說，那些化妝和卸妝的時間我寧願拿來好好休息了，身體比較重要。」說著，沙恩嫚將房卡從牆上的卡槽裡取出來收進包包裡，跟著關上門，兩個人走向電梯。

搭乘電梯來到餐廳，這時來吃早餐的客人已經很多了，她們倆一進餐廳，劉依潔就伸長了脖子找人，沙恩嫚看了直笑。這麼多人，怎麼找？

剛想奚落好友，卻發現她突然瞪大了眼睛，猛地一把死死抓住自己的手臂，指著前方用顫抖的聲音問道：「是、是他嗎？」

順著劉依潔指的方向望去，沙恩嫚看到人群中一個熟悉的身影正朝自己走來，男人帶著令人如沐春風的微笑直直地看著她，轉眼間，黎迪爾已經走到面前。

「早安。」

「早……早安。」他的笑還是如以往一樣具有殺傷力……沙恩嫚感覺面前的男人就像旭日，耀眼炫目。

「位子已經找好了，兩位美女請。」說著，黎迪爾做了一個請的姿勢，跟著她們走到一個靠窗的座位，紳土地為她們拉出椅子。

兩人剛坐下，兩份精緻的早餐便遞到了她們面前，看著盤子裡都是自己喜歡吃的食，沙恩漫吃了一驚，同樣的驚訝也出現在劉依潔臉上。

「別那麼驚訝，我可不知道妳們的喜好，都是他說的。」輕輕將盤子放在桌上，Nicholas 做了個鬼臉，指了指兩人身後的黎迪爾。

「恩漫喜歡煎蛋配吐司，若可以的話，早餐一定要吃一顆柳丁，依潔則是喜歡燻肉配沙拉。」黎迪爾笑著說明，一邊走到 Nicholas 的身邊，順便為大家互相介紹。看著兩個帥哥站在一起，賞心悅目的程度以等比級數增加，閃耀得人睜不開眼睛，沙恩漫能感覺到四面八方朝他們這桌投射過來的驚豔目光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的？」劉依潔捂著嘴，但難掩她語氣裡難以言語的激動。

「還記得那次學生早餐餐會嗎？」黎迪爾笑吟吟反問。

「啊！下學期的那個嗎？」她揚高的音調顯得有些尖銳，沙恩漫忍不住看她一眼，「我記得那是學校說什麼要增加同學間的交流互動，才讓學生會舉辦的，對哦，那次就是你和沙沙負責的。」

「對，就是那次，」他點點頭，視線轉向沙恩漫，一臉的期待，「妳還記得嗎？」

「我？」她尷尬地撓了撓頭，「記得是記得，但細節不太清楚……」

「這樣啊。」她的回答很明顯令黎迪爾失望了，他微微垂下頭，但所幸他並沒有沮喪很久，視線掃過餐桌，突然發現少了點什麼。「啊！我忘記幫妳們拿飲料了。」說完，就自顧自地轉身。

黎迪爾的身影剛離開，沙恩漫身旁就響起椅子快速摩擦地板的聲音。

「你一個人拿不了那麼多東西，我跟你去吧！」劉依潔急急道。

沙恩漫一轉頭，她已經從椅子上跳起來，追上黎迪爾，一起去了飲料區。

「妳要喝什麼？」話剛一出口，Nicholas 便吐了吐舌頭，「我忘了，有人去幫妳拿了，那妳先坐，我也去給自己拿點吃的。」說完，便朝著取餐檯走去。

轉眼間就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了，沙恩漫看著面前正冒著熱氣的食物卻不是很有食慾。昨晚沒睡好，讓她沒什麼胃口，但人家都特地為自己準備了，不吃似乎很失禮。

正猶豫要不要吃的時候，一只裝著熱牛奶的杯子突然出現面前，她一抬頭才發現，遞給她杯子的人竟然是之前幫她們提行李的服務生，她還記得，這個有著燦爛笑容的少年名叫馬賽。

「我想妳需要這個。」馬賽笑著將杯子又往她面前推進一些，「這裡早上露水重，氣溫偏涼，對於長途旅行而感到疲勞的人，早餐喝杯熱牛奶暖胃是最好不過的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沙恩漫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。說實話，她現在確實很想喝杯牛奶。

「不客氣，有什麼需要儘管招呼我。」他咧嘴笑著。

「你在這工作多久了？」喝了幾口溫熱的牛奶，她覺得身子從胃裡暖了出來，整個人舒服不少。

「很久了，兩、三年了吧。」馬賽撓了撓頭。

「兩、三年？你多大啊？」沙恩嫚有些詫異地打量他。看他的樣子不過是十六歲左右，但是想想，這麼大的飯店總不至於雇用童工吧。

「妳猜我多大？」他俏皮一笑，「妳是不是也覺得我只有十幾歲？呵呵，前輩姊姊們也總說羨慕我有一張娃娃臉，其實呀，我……欸？」

話才說了一半，他臉色突然一變，跟著馬上彎下腰，一雙眼睛鬼鬼祟祟地看向門口。

沙恩嫚迅速循著他的視線向門口望去，只見一個矮胖的男人挺著啤酒肚，板著一張臉站在那兒，頭轉來轉去的，似乎正在尋找什麼。

「他是在找你嗎？」她指了指門口。

「別比！」馬賽趕緊揮手示意她把手放下，原本還嬉笑的臉此時已經皺成了一團，「別讓他看見我！」

她點了點頭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幾眼，猶豫了下，但還是開口問：「其實你……在這裡不是在工作吧？」

「咦？妳怎麼知道？」馬賽一臉驚訝。

「因為你的衣服，這裡的工作人員都是穿著白色的服裝，而你的是紅色的，」沙恩嫚低頭看了看他手中的麵包，面露尷尬，「難道你是來……拿早餐？」

猶豫了很久，她還是用了「拿」這個字，畢竟說「偷」的話，實在是不怎麼好聽。

「嘿嘿嘿，被妳發現了。」馬賽狡黠一笑，將帽簷拉下來擋著臉，「這是我們之間的祕密哦，千萬不要告訴其他人！」說完，他就以彎著腰的姿勢，小心地穿過餐桌間的走廊向後門跑去。

看著馬賽從自己的視線裡消失，沙恩嫚看了看門口，那個矮胖的男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離開了。看樣子，那個人應該沒有發現到馬賽。

想著，她又轉過頭看向自助餐檯。三個去取餐的同伴已經離開好一陣子了呢！張望了半天，她遠遠看到小潔正在沙拉吧前轉來轉去，似乎在找什麼人的樣子……

「黎迪爾！」劉依潔一把抓住男人的手腕，趕緊露出一絲甜蜜的微笑，「你跑哪去了？我一轉頭就看不見……」

被她抓著的男人慢慢把頭轉過來，他臉型如外國人般瘦長，略顯剛硬的線條使他給人感覺十分冷峻，一雙黑色的眸子猶如黑夜一般深邃，薄唇緊緊抿著，精瘦的上身穿著一件黑色緞面襯衫，鐵灰色的西裝褲和尖頭皮鞋，讓他整個人如同是從伸展臺上走下來的名模般。

他低頭看了看她抓著自己的手，緩緩開口，「我想妳認錯人了，小姐。」

「啊，對不起！」聽到男人低沉而富有磁性的聲音響起，劉依潔的魂魄這才突然被那聲音給喚回身體，趕緊收回了手。她這才發現自己的臉頰燙得就像是被火燒過一樣，自己的心跳更是快得像剛跑完了百米衝刺。

「沒關係。」男人好聽的聲音又響起，瞥了她一眼，嘴角突然向上微揚。

劉依潔只覺得一陣暈眩，她從沒見過有人的笑容能這麼好看，好看到好像可以把

人融化一樣。

「這個是你的嗎？」男人視線一移，彎腰撿起一枚金色的戒指遞給她，拉起她的手，輕輕放入她的掌心。

而她久久反應不過來，直到溫熱的手心感覺到了戒指冰涼的溫度，才吃驚地低頭看了看手心裡的戒指。

這是一枚普通的黃銅戒指，光澤暗淡，奇怪的是，此刻她並沒有感覺到之前那種冰涼的溫度……不過想想也對，黃銅戒指怎麼會是冰冷的，而且冷得好像是可以刺穿手心的利刃一樣。

「抱歉，這不是我的……」等到她再次抬起頭，眼前卻不見男人的身影，她急忙左右張望，但怎麼找都找不到那個男人了。

怎麼會一眨眼就不見人了呢？

「依潔，妳在發什麼呆？」

肩膀被突然一拍，劉依潔渾身一顫，手裡的盤子險些砸在地上，她連忙穩住，側過頭便看到 Nicholas 正瞪大了眼睛盯著她看。

「怎……怎麼了嗎？」她不自覺地提高音量。

「沒啊，只是看妳站在這裡好一會了，怎麼不回座位？」Nicholas 偷偷撕了一小塊麵包丟進嘴裡。

「沒……沒事。」劉依潔另一手摸了摸被他拍疼的肩。這男人也真是的，怎麼對淑女這麼粗魯。

「是嗎？沒事就好，我要去拿水果，妳要不要？」他朝放水果甜點的自助餐檯指了指。

「不了，謝謝。」她看了看他手裡的盤子。如果有食物堆疊工程學的話，Nicholas 大概可以拿個碩士或者博士了。

「哦，那我自己去了。」說著，他已經轉身向那裡走去。

「Nicholas，等等，」突然想起了什麼，劉依潔趕緊叫住他，「你有見到黎迪爾嗎？他剛剛還在這邊的，我一轉身就沒看到他了。」

「黎迪爾？他回座位了。」他指了指他們座位的方向。

她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，遠遠便看到黎迪爾的背影正走向他們的桌旁，而沙恩嫚正轉過頭向門口張望，渾然不覺他的靠近。

看到這樣的畫面，劉依潔皺起眉頭，將手中的戒指塞進口袋裡，二話不說就跑了回去。

她這樣連招呼都不打就跑掉，Nicholas 撇了撇嘴，為劉依潔的不禮貌歎了口氣。

「怎麼了？在看什麼？」端著兩個杯子回來，黎迪爾好奇地順著沙恩嫚的視線向門口張望了一下，他沒看到什麼不對勁或特別的事。

「沒什麼。」她搖了搖頭。

「這個給妳，」手上裝著熱牛奶的杯子還沒有放到桌上，黎迪爾卻詫異地發現她手裡已經拿著一杯牛奶了。「妳已經有牛奶了啊……」

「啊，這個，」察覺到他的異樣，沙恩嫚趕緊將杯中僅存的一點牛奶一飲而盡，「剛才覺得有點冷，我請服務生幫我拿的，現在喝完了，我正需要另外一杯呢。」她接過他手上的牛奶，啜了一口。

「這樣啊，看來還是我的服務太慢了。」黎迪爾尷尬地笑了笑，拉開手邊的椅子，坐在她對面。

「啊，黎迪爾，你已經回來了。」將盤子放在桌上，劉依潔坐到好友旁邊，好奇的看了看兩人，「你們在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沙恩嫚搖了搖頭，又喝了一口牛奶。

「切，是什麼不能說的祕密嗎？」她嘟了嘟嘴，又不甘心拖長聲問了一句，「連我都不能說嗎？」

「是在說我的服務慢。」黎迪爾指了指放在沙恩嫚手邊的空杯子。

劉依潔瞇起眼睛看了那杯子一眼，跟著有些狡猾地咧嘴一笑，說：「怎麼？被人捷足先登了？」

「登什麼登，是服務生幫我送來的。」沙恩嫚斜她一眼。

「是這樣嗎？我和黎迪爾都離席了，還以為是某人幫妳服務的呢。」劉依潔回她一眼，笑得就像一隻狐狸。

這時，另一個盤子落在了桌子上，Nicholas 已經回來了，拉開椅子在黎迪爾身邊坐下。

「你們兩個動作真快，我猶豫了好一會才決定要拿什麼呢。」Nicholas 將牛奶和糖倒進咖啡裡，拿起小湯匙攪了攪。

「是猶豫，不是因為幫別人服務才拖到時間嗎？」劉依潔笑得意有所指，還用手肘頂了頂好友。

沙恩嫚無奈地白她一眼，將叉子塞進她手裡，「快點吃吧！」就說是服務生幫她拿的牛奶，幹麼一定要扯上 Nicholas？而且怪了，昨晚小潔不是聽到 Nicholas 很帥就興致勃勃嗎？怎麼現在看起來好像對人家沒興趣一樣？

劉依潔終於把注意力轉回食物上，而 Nicholas 則是搞不清楚狀況地看著兩人，半晌，又拆了一包糖倒進咖啡裡。

看著他一邊喝放了雙份糖的咖啡，一邊吃著抹著厚厚蜂蜜的煎餅，劉依潔臉皮抽動了下，用力吞了吞口水。

也許是感覺到了她緊盯著自己的視線，Nicholas 抬起頭看向她，然後將煎餅往她的面前推去。

「要吃點嗎？」

看著蜂蜜佈滿在煎餅與盤子上，劉依潔趕緊擺手，「不用了，我一早不太吃甜的，你慢慢吃。」

她的話一出口，Nicholas 便將盤子拉回自己面前，叉起一塊沾上滿滿的蜂蜜，塞進嘴裡。

見狀，劉依潔忍不住拿起杯子大口大口灌上幾口水，將喉嚨裡黏乎乎的感覺沖下去，接著又塞了幾大口生菜，才感覺舒服一點。抬起頭，看著狼吞虎嚥的

Nicholas，旁邊是吃相優雅的黎迪爾，心中感歎，同樣是男人，同樣是帥哥，差別怎麼這麼大呢？

「等下我們去哪裡玩？」放下手裡的刀叉，她用紙巾擦了擦嘴角，不斷提醒自己，今天的舉止一定要配合她這一身 Lady 的裝扮。

「我們去遊樂園，這裡的雲霄飛車很有名。」黎迪爾笑了笑，「不過今天的天氣不好，晚一點不知道會不會下雨……」

「不會的，我們難得來，天公一定會作美的。」劉依潔信心滿滿。

但有的時候，老天爺卻總喜歡對人們惡作劇，像是要和劉依潔作對般，就在他們四人用完早餐準備前往室外遊樂園的時候才發現，豆大的雨點正不斷落在各式遊樂設施上。

這下，傻了眼的四個人在入口處站了很久，直到一陣大風裹著濃重的水氣吹向四人時，他們才終於反應過來。

「怎麼辦？」劉依潔看著這瓢潑大雨，一臉失望。

「這麼大的雨自然是不能出去玩了，」Nicholas 無謂地聳聳肩，「不如我們去賭場吧。」

「這麼早去賭場？」沙恩嫚皺起眉頭看著他。這種感覺就像是叫她早餐吃火鍋一樣。

「來雲頂當然要去賭場玩啊。」Nicholas 回答得理所當然，說罷便轉身向飯店內部走去。

「等一下！」黎迪爾趕忙叫住好友，「我們去看看其他好玩的地方吧，賭場可以明天再去。」

「那好吧，」Nicholas 又聳了聳肩，一臉隨便你們的表情，「不過我可不知道這裡除了賭場還有什麼好玩的，你們決定吧。」

「去哪裡啊……」黎迪爾撓了撓頭，「這個我一時間也沒主意，對了，我看剛才服務處有地圖和簡介，我去拿一份。」說完，他便跑走了。

Nicholas 見他跑走了，轉頭對她們道：「我去飯店櫃檯問問，看飯店的服務人員有什麼好建議。」剛才他注意到今天櫃檯出現了一個很正點的「妹妹」，現在正好有個機會可以過去攀談，他怎麼會放過？

看著黎迪爾兩人的身影陸續消失在視線中，沙恩嫚這時突然有點後悔昨晚沒將行程先安排好。雖然這個 Case 很突然，但畢竟是工作，她自然有事先上網搜尋一下雲頂的特色，只不過她原是想利用昨晚好好研究一下這邊的地圖和動線，卻因為和黎迪爾的巧遇太令她驚訝，以至於她遺忘了這件事。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劉依潔轉頭問她。

「等嘍。」沙恩嫚靠到門邊看著外面淅淅瀝瀝的大雨，感受水氣撲面而來的冰冷。

「喂，沙沙，」靠到她身邊用手肘碰了碰她的腰，劉依潔小心翼翼地壓低聲音道：「跟妳說哦，剛才在餐廳的時候，我碰到一個超級英俊的男人呢，超有氣質，超像那種國際巨星或是名模。」

一連用了三個「超」，沙恩嫚對好友眨眨眼，看著她臉頰泛起的微紅，笑了笑，「比黎迪爾和 Nicholas 還帥？」

「嗯，應該說是不同的類型吧，」劉依潔想了想，說：「那個男人有黎迪爾他們沒有的特質，就好像……好像黑夜一樣！」

「黑夜？」

「嗯，是屬於黑夜的男人，渾身上下充滿了神祕的氣息！」她一個勁地點頭。

「呵呵，看來妳在這裡有不少豔遇啊。」原本還擔心她會打不起精神的沙恩嫚，此時覺得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。

劉依潔噘起嘴低下頭，「只是意外碰上而已，恐怕沒有機會再見到了……」

「有緣分的話，自然就會命運般的再次相遇嘛。」沙恩嫚笑著，一隻手指伸到好友低垂的下巴上把她的頭抬起，儼如一個在輕薄別人的紈褲子弟。

「喂，這話好像是當初我對妳說的吧。」劉依潔笑著拍掉了她的手。

「妳……還記得那天嗎？」

「記得啊，黎迪爾離開的那天，我怎麼會忘記……」最後兩個字從嘴裡吐出來的時候，劉依潔謹慎地看了看好友的表情，但沙恩嫚的臉並沒有什麼變化，她只是淡淡笑了笑，轉頭繼續看著外頭的大雨。

「妳不用那麼在意，都過去那麼久了，我都忘記了。」過了一會，她淡淡說道。

「不過，現在你們不是又相遇了嗎？」

「現在……呵呵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大家都變了，能相遇的確是緣分，所以我們才會一起玩嘛。」

「這樣說是沒錯……」劉依潔點了點頭，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，猶豫著吞下了原本想說的話。

「啪啪啪啪啪……」

遠遠一陣清脆的腳步聲踏水而來，沙恩嫚抬眼看去，一個穿著黑色女僕裝的女生正用手擋著雨水飛快跑來，一躲到廊下便趕緊拍起身上的水滴，長長的鬈髮在腦袋兩側紮成兩條辮子，裝飾著粉色的蝴蝶結，嬌俏的臉蛋透著微紅，她的模樣給人感覺像是從漫畫裡跳出來的一樣。

「啊，不好意思，水灑到妳了嗎？」似乎是這才發現自己身後有人，女孩驚了一下，趕緊退後一大步。

「不要緊的。」沙恩嫚趕緊擺了擺手。

「啊，那就好。」女孩長長鬆了口氣，接著露出一個甜甜的笑。「要是把客人的衣服弄髒就糟糕了。妳們是要去室外遊樂園嗎？現在雨勢可是大得驚人呢，現在去可不合適。」

「是啊，這麼大的雨真掃興……」沙恩嫚抬頭看了看那細密的雨點，依她估計，一衝出去三分鐘就會變落湯雞。

「欸？妳們可以去室內遊樂園玩啊，」女孩指了指遠處的通道，「從那邊走就可以到達大型室內遊樂園，一樣有很豐富的遊樂設施。」

「啊，是我沒想到呢。」沙恩嫚順著她指的方向看了看。自己這是怎麼了，旅行

的經驗這麼豐富，怎麼只在這邊空等？還讓黎迪爾去拿地圖……難道自己還是在意的嗎？才會在發現他還清楚記得她的喜好後，開始心神不寧。

剛想轉頭道謝，可一回過頭來，女孩卻已經不見了。「小潔，妳有看到剛才的女孩往哪裡去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劉依潔趕忙搖了搖頭，帶著同樣一臉的詫異，「她走得真快。」

「唉？」沙恩漫愣了下，四下看了看都沒有找到女孩的身影。她總覺得與其用「離開」來形容，不如用「消失」來得更貼切，簡直就像變魔術一樣。

就在這時候，黎迪爾已經拿著地圖簡介一臉興奮地跑了回來，一邊跑還一邊揮手，「這裡還有個室內……」

「室內遊樂園對吧？」沙恩漫的話讓剛跑到她們面前的黎迪爾吃了一驚，她抿嘴一笑，指了指另一邊的通道，「從那裡走沒錯吧？」

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他的表情在充滿詫異的同時，隱約還透著一絲失望。

「剛剛有人指點的。不過我本來就知道這邊有些什麼，別忘了，我可是來工作的，只是不清楚動線而已，你剛才實在跑得太快，我來不及叫你。」沙恩漫從他手中接過地圖，上頭清楚標示了整個雲頂的設施，大型室內遊樂園就在隔壁的區域，從這裡過去非常近。

「Nicholas 呢？」黎迪爾注意到好友不見了。

「他啊，在那呢。」劉依潔抬手指了指櫃檯，只見他正在跟櫃檯小姐攀談，那個小姐還不時被他逗得呵呵笑。

黎迪爾微微皺眉，提高聲音呼喚好友，並舉起手揮了揮，示意他趕快過來。

「Nicholas！」

見狀，他才依依不捨地跟櫃檯小姐道別，大步向他們走來。

「決定去哪了嗎？」Nicholas 環視了一下眾人，最後視線落在沙恩漫手中的地圖上。

「決定了，去隔壁的室內遊樂園。」她指了指另一邊的通道。

「是嗎……」一抹失望之色從 Nicholas 眼中閃過。這邊最吸引他的就是賭場了，其餘的設施對他而言，誘惑力實在不大，但目前看來，三位同伴並沒有想去賭場的意思，他也只得作罷，只能期待看待會能不能遇到一些美女嘍。